

中国传统文化读本

徐霞客游记

(3)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读本
徐霞客游记(3)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导 读	1
-----------	---

徐霞客游记	18
-------------	----

卷一上

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	18
-------------------	----

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	26
-------------------	----

游白岳山日记徽州府	32
-----------------	----

游黄山日记徽州府	38
----------------	----

游武彝山日记福建建宁府崇安县	46
----------------------	----

游庐山日记江西九江府	56
------------------	----

游黄山日记后	65
--------------	----

游九鲤湖日记福建兴化府仙游县	70
----------------------	----

卷一下

游嵩山日记河南河南府登封县	78
---------------------	----



游太华山日记陕西西安府华阴县	89
游太和山日记湖广襄阳府均州	94
闽游日记前	102
闽游日记后	111
游天台山日记后	123
游雁宕山日记后	132
游五台山日记山西太原府五台县	145
游恒山日记山西大同府浑源县	151
卷二上	
浙游日记	158
江右游日记	186
卷二下	
楚游日记	278
卷三上	
粤西游日记一	427
卷三下	
粤西游日记二	578
卷四上	
粤西游日记三	723



粤西游日记四	857
卷四下	
黔游日记一	985
黔游日记二	1035
卷五上	
滇游日记一(缺)	1067
游太华山记	1068
游颜洞记	1073
滇游日记二	1077
卷五下	
滇游日记三	1117
卷六上	
滇游日记四	1177
卷六下	
滇游日记五	1243
卷七上	
滇游日记六	1287
卷七下	
滇游日记七	1344



卷八上

滇游日记八 1396

卷八下

滇游日记九 1463

卷九上

滇游日记十 1525

卷九下

滇游日记十一 1574

卷十上

滇游日记十二 1614

滇游日记十三 1670

卷十下

盘江考 1686

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 1692

滇中花木记 1696

随笔二则 1697

评 价 1702



粤西游日记四

十二月十一日 夜雨达旦。余苦疮，久而后起。然疮寒体惫，殊无并州之安也。时行道莫决，〔闻静闻诀音，必窆骨鸡足山，〕且问带骸多阻，余心忡忡，乃为二阍请于天宁寺佛前，得带去者。余乃冒雨趋崇善以银畀僧宝檀，令备蔬为明日起窆之具。是抵梁店，雨竟不止。

十二日 雨不休，午后小止。余市香烛诸物，趋崇善，而宝檀、云白二僧欲瓜分静闻所遗经衣，私商于梁店，为互相推委计，谓余必得梁来乃可。而梁故坚不肯来，余再三苦求之，往返数四，而三恶互推互委，此不肯来，彼不肯去。及余坐促，彼复私会不休。余不识其展转作奸，是何意故？然无可奈何。惟日夜恳之，而彼反以诟言交詈焉。

十三日 晨起，求梁一往崇善，梁决意不行。余乃书一领求梁作见领者，梁终不一押。余复令顾仆求二僧，二僧意如故。



乃不得已，思鸣之于官，先为移寓计。遂入城，得邓贡士家旧房一间。乃出城，以三日房钱畀梁，移囊入城。天色渐霁。然此寓无锅，市罐为晚餐，则月色皎然，以为晴霁可望矣。

十四日 早闻衙行蹑屐声，起视之，雨霏霏如故。令顾仆炊而起，书一揭令投之郡太守吴公，而是日巡方使者自武缘来，吴已往候于郊，顾仆留侦其还。余坐雨寓中，午余，余散步察院前，观左江道所备下程及宣化县所备下马饭，亦俱丰腴。还寓，顾仆以郡尊未还，请再从崇善求之。余复书，顾畀之去，仍不理焉。

太平、南宁俱有柑而不见橘。余在向武，反食橘数枚。橘与柑其形颇相似。

边鱼南宁颇大而多，他处绝无之。巨者四、五斤，小者亦二、三斤，佳品也。鲫鱼颇小而少，至大无出三寸者。

十五日 五更峭寒，天明开霁。自初一早阴至此，恰半月而后晴朗。是日巡方使者驻南宁，接见各属吏，余上午往观。既午，吴郡侯还自左江道。令顾仆以揭往



诉静闻事，吴亦不为理。下午，出城觅车夫，复俱不得，忡忡而已。

十六日 明爽殊甚。五鼓，巡方使者即趋太平府。其来自思恩，亦急迫如此，不知何意。想亦为交彝压境而然耶！然不闻其调度若何，此间上下俱置之若罔闻也。仍令顾仆遍觅车夫，终不可得。

南宁城北狭西阔，北乃望仙坡来龙，西乃潯江处也。北、东、南各一门，皆偏于角上，惟西面临江，有三门。

十七日 再备香烛素蔬往崇善求云白熟而奠之，止索戒衣、册叶、竹撞，其他可易价者，悉不问。云白犹委候宝檀回。乃先起窆白骨，一瓶几满，中杂炭土。余以竹箸逐一拣取，遂竟日之力。仍以灰炭存入瓶中，埋之旧处，以纸数重裹骨，携置崇善寺外，不容带入。则宝檀归矣。见余索册、撞，辄作盗贼面孔向余曰：“僧死，已安窆，如何辄发掘？”以索自锁，且以锁余。余笑而度之，盖其意欲余书一领，虚收所留诸物也。时日色已暮，余先闻其自语云：“汝谓我谋死僧，我恨不谋汝耳。”



余忆其言，恐甚，遂从其意，以虚领畀之，只得戒衣、册叶，乃得抱骸归。昏暮，入邓寓，觅烛，重裹以拜俱，即戒衣内者。包而缝之，置大竹撞间，恰下层一撞也。是日幸晴霁，故得拣骨涯滨竟日，还从黑暗中见沙堤有车，以为明日行可必矣。

十八日 早起则阴雨霏霏，街衢湿透。余持伞觅夫，夫之前约者已不肯行。出沙堤觅车，车又不复得，乃还寓。更令顾仆遍索之城外，终无有也。

十九日 晨得一夫，价甚贵，不得已满其欲，犹推索再三，上午乃行。雨色已开阴云未豁。出朝京门，由五公祠即望仙坡。东麓东北行，五里过接官亭。有小水自西北注东南。又五里，越一岗，连涉南行小水，又五里，有一溪较大，亦自西北向东南注，此即向往清秀所过香象桥之上流也。盖郡北之山，东西屏峙，西抚于石步墟，东极于司叛之尖山，皆崇峰联属，如负扆其中。南走一支数起数伏，而尽于望仙坡，结为南宁郡治。又东再南走一支，南尽于清秀山而为南宁之下砂。此水，其腋中之



界也。有木梁架溪上，渡梁遂登岗阜。又五里，越一最高岗脊东下，有泉一窟在脊畔，是曰高井。由是三下三上，屡渡小水，皆自东南注西北，始知其过脊尚在东，此皆其回环转折之阜，流之西北注者，即西转而东南下木梁大溪者也。共四里，又越一岗脊而下，其脊高不及高井之半，而实为西北来过脊以趋清秀者也。下脊又二里，再渡一溪，其流亦自西北注东南。过溪上岗又二里，为归仁铺，三四家在岗头而已。又东北望尖山而行，七里为河丹公馆，亦有三四家在岗头，乃就饭焉。又东北行，屡涉南流小水，五里，一溪颇大，有木梁架之，至长于前二溪。其溪盖自北崇山中来，有聚落倚其上流坞中，颇盛。越梁东上岗，是为桥村墟，数十家之聚。时方趁墟，人声沸然。于是北望尖山行，又屡涉东南流小水，十二里，北渡一木梁颇大，又三里，而至施湓驿，日将晡矣，歇于店。

二十日 五更起，饭而行，犹昧爽也。由施湓东北行，二里为站墟。又一里，降而下，渡一溪，木梁亦长。越溪东上共一



里，逾一岗，已越尖山东北矣。途中屡越小水，皆北而南。又十二里，横径平畴中，其处北近崇山，南下平坞，西即所逾之岗，东则崇山东尽，转而南行，缭绕如堵墙环立。又东二里，复得大溪自北山南注其内，溪北大山之下，聚落甚盛，曰韦村。大山负康立村后，曰朝著山。渡溪桥东上崇岗，即南下之脊，为清秀之东郡城第二重下砂也。按《郡志》：东八十里有横山，高险横截江河，盖即此山南走截江而耸起者也。宋置横山寨，为市马之所。又东北二里有三、四家在山岗，曰火甲铺。于是北下行山坞间，四面皆山水从东南透夹去。屡涉细流，五里，遂北折入山夹，两山东西骈立，从其中溯流北上，共十里，山夹来处汇塘堰水，有三、四家踞山脊中度处，两崖山甚逼，乃名曰关山，土人又名曰山心。按《志》：昆仑山在郡城东九十余里，必此地无疑。然询之土人，皆曰昆仑关在宾州南，即谢在杭《百粤志》亦云然。按宾州南者乃古漏关，非昆仑也。世因狄武襄驻宾州，以上元飨士，夜二鼓破昆仑，遂以



宾州古漏当之。至今在南宁者，止知为关山而不知昆仑；在宾州者，皆以为昆仑，而不知为古漏。若昆仑果在宾州南十里，则两军已对垒矣，武襄十日之驻，二鼓之起，及曙之破，反不足为神奇矣。饭于氓舍。遂东北下山，一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其流汤汤，入自南宁境，尚无比也。盖关山南北水虽分流，犹南下郁江。于是溯其流，北行山夹间，其山屡开屡合。又十四里，得百家之聚，曰长山驿。聚落在溪之西，其北有两溪来会：一自西北；一自东北。二水会合，其北夹而成岗，有墟舍在其上，甚盛。乃渡其西北来之溪，陟桥登墟，循东北来溪之右，溯之行。又十里，溪水自东北盘坞中来，路由北麓而上，得数家之聚，曰里段墟，乃邕、柳界牌岭之南麓也。其去界牌尚十里。此地犹属宣化。盖邕、柳之水，以界牌岭而分：北下者由思笼西转武缘高峰岭西入右江；南下者入郁江。此界牌岭南流之水，经长山而南，余以为即伶俐水之上流也。然土人云：“伶俐水尚东隔一山；此水出大中港，其港在伶俐之



西”云。

是日至里段约行六十里，日才过午，夫以担重难行，且其地至思笼四十里皆重山，无村可歇，遂税驾不前。

二十一日 平明自里段北地，复下山，仍与北来水遇。溯之入五里，水左、右各有支流自山腋来注，遂渡一小桥，乃西北来支流也。又四里，又渡小桥。越溪之东，东北山夹又有支流下注。又北一里，始北上登岭，西瞰其流自西夹中来，则里段、长山大溪之发源处矣。北上半里，东入一隘门，其东有公馆焉，是为邕、柳分界处。门以内属宾州。公馆惟中屋为瓦，其门庑俱茅所盖。馆门东向，其前后环壑为田，而南北更峙土山。其水犹西坠馆右峡中，盖即前西麓登山时，所见东北夹支流下注之上流也。其隘土人名为界牌岭，又指为昆仑关。按昆仑为南宁地，去郡东九十五里；兹与宾分界，去南宁一百二十里，其非昆仑可知。今经行者见其处有隘，遂以昆仑当之。故《西事珥》云：“昆仑关不甚雄险，其上多支径。故曰：‘欲守昆仑，须防



间道。”亦误谓此也。又平行岭夹，则田塍之东潴而为塘，三塘连汇，共半里，塘尽，复环为田之南巨山。山横峙田之北，列阜斜骞，而田塍贯其间，即过脉处也。其东，水北流矣。余初以小脉自北南过，乃随水东北下，抵思笼而问之，始知其水犹西北转武缘南之高峰，而出右江，则此脉乃自南而北渡，北起为陆蒙山，迤邐而行，过施漚尖峰，又西走而分支南结为南宁；其直西又西为罗秀，又西为石步，又西尽于王宫，则右江入郁之东岸也。自过脉处又东半里乃下，又半里，下抵坞中。随水东北行，望前山一峰，尖而甚高，云气郁勃，时漫时露。五里，渐抵尖峰之南，渡溪而北。又二里，始见路左西山下有村倚焉。又东渡溪，于是循溪东而北向行。三里，已出尖峰之西麓，溪流东啮麓趾，路乃盘崖北上，转出崖北。二里，东北下，已绕尖峰之北矣。又行坞中二里，有小水南自尖山北夹来，北与界牌之水合。有水桥渡之，是为上林县界。自界牌岭来至此，皆为宾州境，而是水之东，又为上林境，



以上林之思笼一驿，孤悬独界其中也。过桥，复东北升陟岗陀，四里，抵思笼，村落一区在岗头，是为思笼驿。按《志》：思笼废县，昔为南宁属，不知何时割属上林。其地东西南皆宾州境，惟西北五十里至上林县。〔驿南面曰高尖山，北面崇山并障，东曰北斗山，西曰晒曲岭；遥山层叠正西者，曰陆蒙山。溪自界牌岭东北至此，扼于北山，遂转西南去。惟陆蒙隔于溪西也。〕

先是，雨色濛濛，初拟至思笼而止，及饭，而日色尚早，夫恐明晨雨滑，遂鼓勇而前。由思笼遂东下坞中，溯细流东行，一里，田夹既尽，复潴水为池。其池长亘一里，池尽复环塍为田，其南北皆崇山壁夹，南为高尖之东北垂，北为北斗之东南垂，其中夹而成田。共半里，即二山度脉之脊，水至是遂分东北与西南二派，东北者入都泥江，西南者入右江，〔为黔、郁两江脊，〕水之派至是始分。过脊随水东北行峡中，其峡甚束。又半里始降而下，有坊焉，复为宾州界。盖宾州之地，东西夹思



笼一驿于中，为上林南界者，横过仅七里云。既下，山愈逼束，路益东转，已越高尖山之东麓矣。按志，宾州南四十五里，有古漏山，古漏之水出焉。其关曰古漏关。”即此矣，然土人无复知者。随水东下又三里，山峡渐辟。又六里，渐出峡，始东望遥峰甚高，双尖骈起者，为百花山。水折而北，路亦随之，山乃大辟。六里，为双峰洞，阳有庙东向，曰陈崇仪庙，乃祀宋守陈曙者。侬智高之乱，曙为宾守，以兵八千战于昆仑，兵溃，经略狄青以军法斩之，土人哀而祀焉。后韩都督征蛮，见有白马朱衣而导者，知为曙显灵，故拓而新之。其地乱山回伏，无双峰特耸；若百花骈拥，虽望而见之，然相距甚遥，不知何以“双峰”名洞。《碑》曰：“在宾州三十里。”又北二里，有小水自西坞出，东注于大溪。即古漏水。又三里，乃渡大溪志东，溪乃东转，路亦从溪南随之。共东十里，溪北之山东尽，溪南之山亦渐东转而南，是为山口。其东平畴一望，天豁岚空，不意万山之中，复有此旷荡之区也！东望五里，